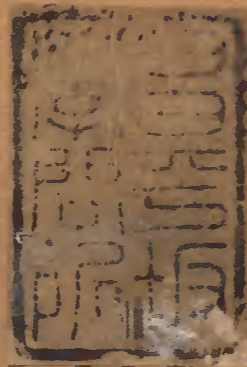


五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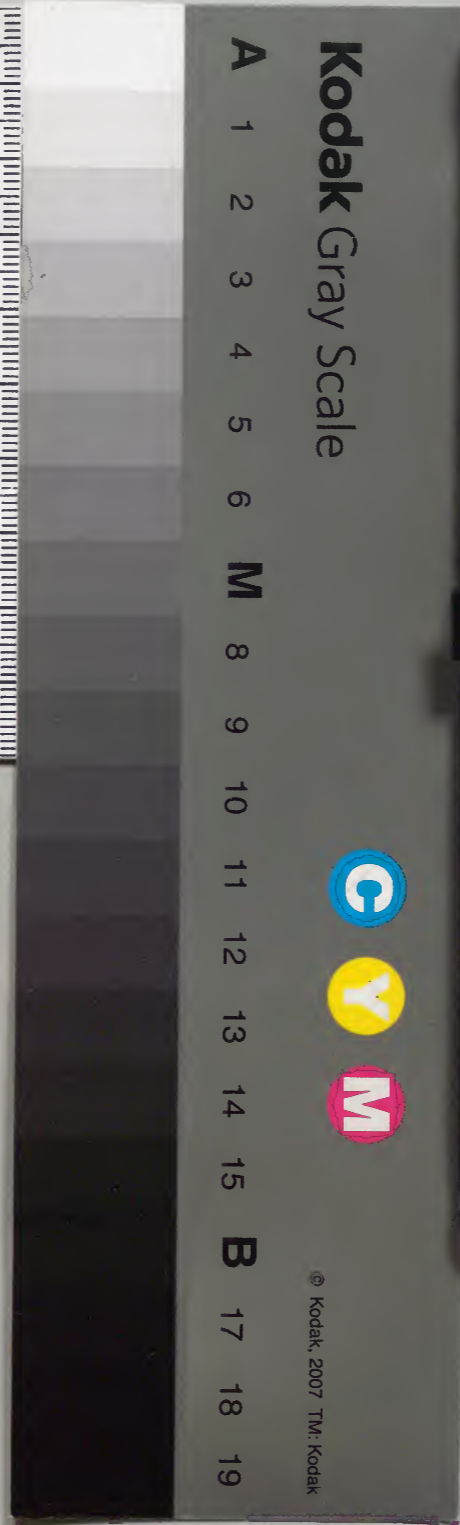
四十三之四十五



卷之四
 善行
 將畧上
 將畧中
 將畧下

庫	文	閣	內
三九函	二八	漢	
一二	三七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15)
函號	299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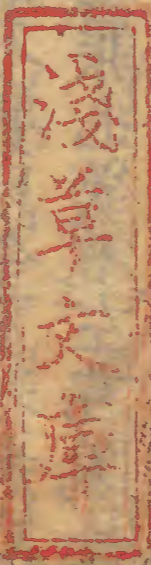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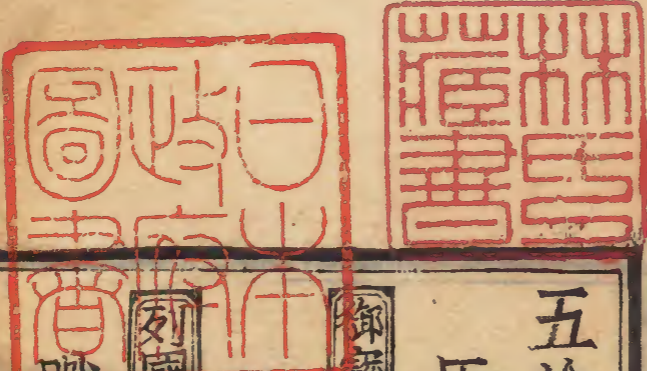
五倫書卷四十三

臣道

御寶 善行

將略上

列國魯曹劇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劇乃入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
 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
 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
 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
 將鼓之劓曰夫可濟也二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



益彼竭故... 國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又之

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
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
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欲斬左右隊長

王從臺上見狙斬愛姬大駭趨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
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
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
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王曰將軍罷休
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王知武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數敗晏
穰苴為將 穰苴打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
臣國之軍章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

賈約曰且日中...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表決漏入行軍數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
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接桴鼓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士卒與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懸於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
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
而歸皆復所復之地
孫臏威王時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以救韓魏
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盡悍

勇而輕齊彌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
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一萬竈龐
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
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剄及魏伐趙趙請救

志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
不捕擻音載搨持也批亢擣虛

則自

之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從必釋趙而自移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忌從之魏果去趙與忌戰于桂陵大破之

田單齊之疏族燕將樂毅以兵徇下齊七十餘城惟莒
及即墨二城未下單守即墨聞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單
乃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毅與燕新
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
士卒由是憤惋不和單冷城中人食必祭其先人中庭
飛鳥翔舞下食燕人怪之單又宣言當有神人為我師

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單遂起引東嚮坐師事之每出
入約束必稱神師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劫得齊卒置
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諸
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拙我城
外塚墓燕軍盡拙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
涕泣其欲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牖與
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壯卒皆伏
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於燕燕軍皆喜單收民金得千
金即墨富豪盡歸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掠吾族燕將

或曰身牛千餘為絳繒衣盡以
灌胙束葦於尾燒其端鑿

千八千人隨其後生尾熱怒奔燕

名救疾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於是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趙趙奢為將時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奢問之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令奢救韓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勸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侯有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遺之間者去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悉甲而來奢縱兵擊破之閼

與圍解

魏吳起好用兵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若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後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武侯不能用遂之楚楚悼王聞其賢至則用之明法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戰士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楚遂稱強

至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欲報齊讎於是

伐之莫若結

楚魏四國攻之齊可破

於是昭王以毅使趙別使連楚魏諸侯爭欲合縱以

兵於河西諸侯兵歸毅獨將燕兵追擊至臨淄齊

湣王走保莒毅入臨淄盡取其寶物輸之燕昭王大悅

自至濟上齊軍封毅為昌國君毅復收齊兵狗齊城之

昧下者留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白起善用兵事昭王嘗以秦兵屢破韓趙魏楚之兵

以功封為武安君秦復伐韓韓上黨降于趙秦使王齕

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桎據之

齕攻趙趙軍數敗趙王怒乃以趙括代頗將秦聞括將

趙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括出兵擊秦起佯敗退走張兩翼奇兵以伺之括逐

勝至秦壁起出奇兵二萬五千人絕其後又一軍絕趙

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絕士卒不食四十六日括乃引

銳卒親搏戰為秦軍所射死降其眾四十萬人

王翦少好兵始皇滅趙定三晉遂謀伐楚問李信曰伐

楚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可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不

可始皇曰君老矣何怯也迺遣信將二十萬眾擊楚大

為楚兵所敗始皇聞之大怒自如頻陽起翦曰寡人不

可電計曰良秦師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乎翦曰

臣中兵拒之翦堅卧不出楚兵數挑戰翦唯休沐飲

酒

五日

楚兵

數日

不出

楚兵

數日

不出

楚兵

無循士卒親與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技右

美何楚兵引而東剪墨兵追
破楚軍殺其將項燕因乘勝定楚地
虜其王負芻并平百越

漢韓信為大將時魏王豹叛信將兵擊魏豹威兵蒲坂塞
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渡軍龍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既定魏
請兵於漢漢王遣張耳與信俱擊趙代既破代以兵數
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魏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欲出奇兵絕其輜重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之

計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
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佯應曰諾信乃使萬
人先行出皆水為陣趙軍望見大笑平且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
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
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騎兵遂馳入趙空壁皆
白旗立漢赤幟趙軍不勝歸壁壁皆漢幟大驚遂亂
擊齊既音

趙王款又收趙兵未發者
走王廣東走高密信追

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

齊王廣與且并軍與信

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且齊王廣走

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欲以兵二十萬擊
秦燒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孺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
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
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
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

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良因說
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及從
漢王東擊楚敗而還漢王問曰吾欲捐關以東弃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
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六年封
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

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
萬軍於帝曰楚兵剽悍難與爭鋒願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帝許之於是會兵滎陽

吳攻梁深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以便宜不
往救而使時侯等絕其糧道吳兵乏食數挑戰
終不出夜軍自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終卧
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令備西北已而精兵
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之月餘越人斬吳王首
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

李廣景帝時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使中貴人從
廣勅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
與戰被射傷中貴人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
奴射鴈者也廣乃從百騎馳往三人听令騎左右翼而

廣身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鴈者也遙
見匈奴有數千騎廣百騎皆大恐馳走廣曰吾去太軍
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
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今諸騎前到匈奴陣三里所
止令曰皆下馬解鞍虜果疑為誘遂不敢擊有白馬將
出護其兵廣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會暮虜終怪之不擊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
取之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鄧禹光武以禹沈深有木度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
將軍持節中分一精兵十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
裨以下與俱遂破其關圍安邑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更

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獲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
 會暮諸將欲奔自視去不聽明日突亥匡等以六甲
 窮日不出禹得更理兵勸眾明且匡悉軍攻禹禹令軍
 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遂定河東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
 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
 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
 莫不感悅諸將勸禹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
 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吾且休兵北道以觀

其弊乃可圖也已而赤眉西走扶風禹乃至長安大饗
 士卒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
 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諸將會荆門伐蜀吳漢欲罷三
 郡裨卒彭不可上書言狀光武報之曰荆南之事一由
 征南公而已彭令軍中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威
 悉軍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長驅入江
 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
 耿种光武特拜大將軍命討張步步將費邑遣其弟守
 巨里身進兵步遣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軌
 數日有降者言邑聞身欲攻巨里謀來救之身乃嚴令

軍中趨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
得人來救之身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
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乘
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洵懼
衆悉亡歸帝至勞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祝阿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已降將軍拔勅敵乃難於信也
耿恭明帝時爲戊巳校尉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
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明年北單
于攻車師恭遣兵救之匈奴既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
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

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屢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
驚會天暴風雨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
可畏也遂解去

三國蜀諸葛亮伐魏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
張郃交戰射殺郃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
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守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
已志不神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兵民雜耕於渭濱
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
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及亮卒
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

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
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
直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
賊果邀之懿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
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會攻維未能艾請從
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劔閣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
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於是艾自

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
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顯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
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
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請軍門降
吳周瑜爲前部督曹操既破荆洲遂伐吳孫權集諸將
佐議請迎之瑜獨不可曰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爲將軍
破之權曰君言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遣瑜及
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
寇入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新草膏油灌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陳詐云欲降又豫備走柙各
擊家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
降蓋與諸船同時發火時風威火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焰漲天燒溺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晉羊祜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
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
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十數人又引潢涓水以
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及營武牢
城東陽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

石城以西盡為晉有乃增脩德信懷柔初附慨然有吞
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
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
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
之父亦率其家衆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
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
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
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
為兵所得者皆封還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無為羊
公而不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

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饋之藥抗服之不疑
士諫抗抗曰羊祜豈人者抗每告其戾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郡一邑不可以無
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是祜專其德也

杜預伐吳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奇等
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
策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泝舟夜渡以襲
樂鄉多張旗幟起火於要害之處以奪敵心吳都督孫
歆震恐歎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
城外歆遣軍出拒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遂虜歆進

逼江陵攻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
節稱詔而綏撫之荆土肅然諸將會議欲俟來冬大舉
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
復著手處也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遂平吳而還

王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發成都率諸軍攻
吳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
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艦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
若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
著入作火炬長丈餘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
鎖欲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害濬既克西陵

自武昌順流徑趨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
萬餘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濟兵甲滿江旌旗蔽天威勢
甚盛吳人大懼遣使奉書請降

祖逖爲豫州刺史率衆伐陳川石季龍領兵五萬來救
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略豫州徙陳川還襄國
留桃豹等守陳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
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
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
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所獲
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以益懼無復固志
江追穆帝時爲諮議參軍從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羌及

丁零叛軍中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
擊之迫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
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方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
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
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謝玄武帝時秦主苻堅與陽平公苻融率戍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入寇帝遣玄等帥衆八萬拒之時秦兵
逼泚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
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
却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
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止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

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後之秦不勝矣秦以為然遂
磨秦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秦等引兵渡水擊之秦
兵遂潰秦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秦相枕藉而
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堅中流
矢單騎定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臣道

御寶善行

將畧中

南宋滅質遷南平內史未之職魏太武率衆數十萬向彭
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肝貽太武已過淮自廣
陵北返悉力攻肝貽就質求酒質封渡使與之太武怒
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以書詆太武太武大怒乃作鐵
床於上施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
寫格賂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帛各萬匹魏以鈎
車鈎垣據城內繫組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

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
土堅密每類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
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
半太武乃解圍而歸帝嘉其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伐魏魏軍盛逐克滑臺道
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
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
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
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
士悉甲身衣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追

乃歸

陳吳明徹為待中鎮前將軍統眾十餘萬北伐齊遣王琳
將兵拒守明徹以琳初至眾心未附乘夜攻之齊兵退
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遣阻格切
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腫死會齊遣太將
軍皮景和將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不進諸軍咸
曰堅城未拔木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焉出明徹曰兵
貴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
一鼓而克生擒琳等六人

後周韋孝寬以大都督守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眾攻之
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

其山鹿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
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
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截其
地道仍簡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存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燃
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
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
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
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
長鐵釣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釣遙割之松麻俱落外
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

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並崩塌孝寬又
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賴以全

唐盛彥師高祖時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
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擊之非計出萬全
不可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曰
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
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
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
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
救遂斬密

趙郡王孝恭高祖時同李靖統巴蜀兵擊蕭銑時峽江

王倫書
方漲諸將請侯水落靖曰兵貴神速吾因江漲乘其不
備必成擒矣孝恭乃帥戰船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
宜都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銑兵迎戰大敗靖乘勝直
抵江陵入其外郭銑援兵不至遂圍江陵銑問策於岑
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群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
乃總麻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願不殺掠孝恭
入城禁止諸將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疑附
李靖高祖時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都督武德中
討輔公祏賊一軍舟師二萬頓子當塗柵斷江口又遣
一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諸將曰二軍皆強
兵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

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
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
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腹
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
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
在此舉靖乃率諸將苦戰破之二軍潰走靖率輕兵先
至丹陽公祏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蘇定方太宗時為右屯衛將軍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
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侯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
不能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
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勸兵凌雪晝夜兼進去賀魯

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往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
 賀魯集眾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
 賀魯脫走投石國冷副將蕭嗣業追擒之
 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先是都護蕭嗣業率兵
 討突厥阿史德饋糧數為屬鈔軍餒死及行儉率兵討
 之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二百乘車伏壯士五
 輩齎刀弩以羸兵挽進伏精兵踵其後屬果掠車羸兵
 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
 伏兵且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張巡為真源令守雍丘賊將令狐潮來攻城巡數敗之
 城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
 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
 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語未絕賊
 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
 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既出戰擒賊將十
 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城賊將尹子奇復
 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
 率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
 穴俟梯將至一穴中出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
 一穴中出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木末置鐵籠

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木木置連鎖
大銀拔其鈎而截之賊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
又以土囊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使
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辨賊伏其智不
敢復攻

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與史思明戰於河陽
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
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
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
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種裹鐵又置其首以
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欲絕光弼

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裨將雍
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
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思明果謂日
越曰光弼長於雋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
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
遂與高暉俱請降已而思明復攻河陽光弼登城望曰
賊兵多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
出戰及期不決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期而戰吾颺職琰
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至地則萬衆齊入少退者斬
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不利諸軍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郝
 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
 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
 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
 明遁去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其將劉龍
 仙挑戰嬖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此賊孝
 德請挺身取之因問所須對曰願出五十騎為後繼而
 太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
 絕河半濟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
 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詰頃之頃目曰賊識我

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博城上因大譟五
 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郭子儀自河中節度使入朝時僕固懷恩叛誘吐蕃回
 紇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虜進逼奉天諸將請擊之子
 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
 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後以衆三十萬復掠涇邠音蘭
 也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伐宗自將屯死中急召
 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圍已合子儀乃使李國
 臣高昇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
 怪問為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
 公即世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彼欺我也子儀使諭虜曰

昔回紇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
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
屬衆力不可敵吾將示以至誠乃從數騎出傳呼曰令
公來屬皆持滿待子儀免胄見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
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
子儀召與飲遺錦綵結權誓好如初回紇請盡力謝過
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李晟德宗時朱泚反據京師德宗幸梁州以晟爲神策
行營節度使討朱泚晟拜哭受命是時李懷光與朱泚
連兵聲勢甚盛晟以書遺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

過懷光慙切女六晟以判官張或擇四十餘人假之官
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決志收復京城
名諸將問兵所從人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
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今賊
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
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
遂牒尚可孤等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
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
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
其成備非計也使兵馬使李演王泌將騎兵史萬頃將
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

斬萬頃等萬頃率衆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衆大潰諸
軍分道並入凡戰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此帥餘衆西
走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之令諸軍曰晟賴將士
之力克清官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吊
伐之意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
斬之軍中股栗又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
者劉迺蔣洸等遣露布上行在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
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馬燧德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朝京師還鎮初田悅新有
魏博歸疑朝廷燧言悅必反至是悅果圍邢州攻臨洛
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仝固守帝詔燧以步騎二萬往救

之燧出噉口移書抵悅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
使至燧斬之悅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
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則
吾已拔臨洛鄉食士以戰必勝術也燧乃推火車焚朝光
柵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等復進軍臨洛
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邢圍亦解燧進屯鄴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
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
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沮而軍造二橋逾沮
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
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並沮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

陣留百騎持火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
踰橋乘風縱火謀而前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入陣
而待比悅至火止燧縱兵擊之悅敗橋已焚衆赴水死
者不可勝計斬首萬級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籠蔡州遣將馬少良
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屢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
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其縛仍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
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在臂有陳光洽爲謀主光
洽勇而輕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洽以歸秀琳
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
祐有勇畧今帥士卒刈麥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

以三百騎伏林中擒之以歸復釋祐待以客禮祐言於
愬曰蔡之精兵皆在回曲守州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
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
三千人爲前驅自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二十人
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
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
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
皆失色時大風雪行七十里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
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
州城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
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

至矣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
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
執元濟檻送京師

五代梁王彥章太祖時累官至行營先鋒馬軍使為人驍
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
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與梁為敵獨
彥章心常輕晉謂人曰李亞子關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至末帝時彥章為北面行營副招討而謀不見用晉取
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曰事急矣請將彥章末帝乃
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

對曰二日左右皆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
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
沿者具韃炭乘流而下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
千沿河趨德勝先是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
城至是彥章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
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二日云

宋潘美太祖開寶三年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
征嶺南進至韶州南漢主劉鋹遣其臣王珪詣軍
門求通好美因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勸之
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
者他不得受銀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

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
 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攻
 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攻之萬全策也遂遣士
 數千人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
 風火勢甚烈銀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銀大敗斬獲數
 萬計長驅進克廣州擒銀送京師

曹彬開寶七年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
 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
 馬步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彬破峽口
 砦進克池州及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
 大江以濟師大破李煜軍於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水陸

十餘萬陳於城下大破之俘斬數萬計金陵受圍彬緩
 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
 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
 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
 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
 之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官門外左右密謂彬曰
 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自
 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而江南遂平

曹瑋知鎮戎軍虜入寇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
 兵去已遠乃以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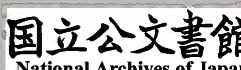
下息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入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瑋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种世衡知環州，初趙元昊寇邊，其將號野利王天都王。

者各統精兵于別都，天昊倚以為腹心。世衡方城清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察其堅朴，誘令寇帶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揮使。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卒無怨望。世衡知其可在，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能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常誓以死報，況播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曰：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棗龜，按之野利知見，悔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

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龜棗上元昊元昊召野
 利與高詰世衡書問所在高執前對播楚極苦高終不
 易其言又數日召之仍以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
 高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高大號曰始將軍遣高察遺
 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丁將軍事吾負
 將軍吾負將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始命高就館優待
 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
 知元昊所遣先遣屬官勞之後乃出見之使者傳野利
 語世衡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
 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高即還而野利已
 報死矣世衡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

以吊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無成而去
 其文襍紙幣同有虜出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
 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一將遂
 定講和之策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臣道

御贊善行

將畧下

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取慶源渡
 河遣數千騎寇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
 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野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及
 金人入寇京師受圍澤勤王以孤軍進屢擊敗之金人
 復向開德合兵夾擊又敗之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
 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
 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

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
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
暮徙其軍金人夜至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金人入寇世忠與兀朮
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預命工
鍛鐵相連爲長繩貫一太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且虜
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繩一繩則
曳一舟沉之虜不得度兀朮於世忠上流傍冶城西南
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
還鎮江初世忠意敵至必登金山廟謂諸將曰形勢無

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二
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許戒之曰聞江中鼓聲
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馳而脫者即兀朮也既而戰江中數十合俘
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及舟千餘艘四年世
忠復總兵駐揚州以禦兀朮時流星庚牌杏至世忠乃
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
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
之虜兵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孛也等擁鐵騎
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旗色與虜旗

三倫書
日知錄卷五
三
襍出屬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負軍各持長
斧上堪人宵下捐馬足屬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
擒捷字也等獻于行在兀木走還泗上

岳飛建炎初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時金兵盛
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
拔新鄉兀木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冷百人黑
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木奔淮西遂復
建康既而兀木與劉豫合兵圍廬州飛張岳字旗與精
忠旗一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木惡之
可以聞而動會軍中得兀木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
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談至四太子汝往不

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
四大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其殺死
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木事因謂謀曰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謀歸以書示兀木兀木大
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
三人為聯號拐子馬軍莫能當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
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官軍奮擊大破之兀木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飛自是累戰皆捷

吳玠轉忠州防禦使以兵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固
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

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後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捨馬步戰移砦黃牛會太風霍道去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將兵擊敗之於是兀木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大計切其鬚鬣而鬻也

遁

吳璘守蜀置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最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傳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帥胡蓋遇遂用之更迭戰金兵大敗劉錡克東京副留守金人入寇已至東京所部軍纔四萬人兼程以進抵順昌錡召將佐計事皆曰今兵不可敵請還江南錡曰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

遂鑿舟沉之分命將佐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為間凡
六日金之游兵圍順昌鉤陳於城下設伏擒敵遺千餘
人掩擊之殺虜頗衆俄而金兵三萬薄城鎬用破敵乃
及神臂強弩射之發無不中敵稍却以步兵要擊之溺
河死者甚衆并破其鐵騎數千敵退二里營夜募壯士
五百人斫之適遇雨雷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
退復募百人往隨雷燭處輒奮擊雷止則匿不動敵不
能測終夕自戰積戶盈野兀木在汴聞之領兵不七日
抵順昌鎬會諸將問策或欲全軍而歸鎬曰賊鋒已剄
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至吾
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

湖則平生報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於是衆皆思奮鎬
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
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隊馬為敵所得敵
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
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其諭兀木大喜治攻
具翌日鎬登城見兀木縛送二人來縋而上之械係文
書一卷鎬懼惑衆立焚之兀木至城下鎬遣耿訓約戰
兀木怒曰劉鎬敢敵我耶訓曰大尉非但請戰且願獻
浮橋五所濟師兀木曰諾明日鎬果獻浮橋五所於穎
河上遣入毒上流及草中敵渡軍以待衆請先擊其部
將鎬曰兀木兵精法當先擊兀木一破則餘無能為矣

時天暑敵人馬飢疲食水草者輒病適晨氣清涼錡按
兵不動待未申間則遣數人接戰俄以數千人持銳斧
徑入其陣亂斫士卒皆死關兀木大敗技營北去
魏勝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屢攻海州海
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
城圍山於內寇至則先據之敵不敢近又嘗以已意初
如意戰車數百砲車數十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
垂氈幘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
重器甲止則爲營掛塔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陣弩車當陣門
其上置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

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
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
兵兩翼掩擊得捷拔陣追敵火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
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以其
制上下朝詔諸路遵其式皆造之

屢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號百萬自滑口
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
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以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
代王權允文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至
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亮坐

其止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絕江而來直薄宋軍官軍海艫船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白敵果至因夾擊復大戰焚其舟二萬乃遁去既而亮以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典刑新將李顯忠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趣瓜洲允文領兵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時楊存中成閔邵先淵

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海艫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以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凡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亮憤怒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恐遂弒亮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召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汪立信咸淳間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笑令見兵可七十餘萬其間老弱柔脆僅二分耳選兵可五十餘萬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置守將十屯為府府置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
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巡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
用刀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
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三府以流其
事如此則可為安邊御敵之長策也後元相伯顏入建
康或以其策獻之伯顏歎息曰此策行吾安得至此求
其家厚恤之曰此宋之忠臣也

元木華黎為將以忠勇稱從伐金進圍無州金兵四十萬
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
也率敢死事策馬橫戈大呼陷陣麾諸軍並起大敗金
兵追至滄河殲屍百里遂自燕南畧定河北衛懷孟州

入齊南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遺步兵一萬襲濟
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
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
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大敗之移溺死者甚衆
張弘範以行軍總管從討李壇於濟南父柔戒之曰汝
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弘範營城西壇
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
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
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壇
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
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

子也

阿里海牙世祖時為參知政事與元帥阿木剌剌取襄陽既破樊城外郭宋將呂文煥復閉內城據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城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為礮同砲攻樊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

遂拔樊城樊城破襄陽勢孤援絕文煥遂降伯顏拜中書左丞相與平章政事阿木等伐宋師次郢州諜知宋兵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遂舍郢順流下至陽羅堡堡甚堅伯顏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攻之徒勞耳俾阿木夜以鐵騎三千直趨上流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雪方大作阿木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眾趨之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鵬飛敗走伯顏得報大喜令諸將急破陽羅堡宋軍大潰師次鄂州焚其戰艦三千艘伯顏帥太軍與阿木水陸東下次丁家洲宋臣賈似道都督諸路軍二十三萬命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

似道將後軍伯顏時已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兩岸樹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阿木挺身登舟突入敵陣伯顏命步騎左右掩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阿木分兵圍揚州又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騎二萬攻柵阿木渡河擊之戰數合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才軍不能支已而宋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舫艦連接旌旗蔽江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

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欲走不能爭赴水死追至岡山獲黃白鷓鴣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戰矣音垂山名贍思丁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師往征羅槃甸師次其城下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王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贍思丁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王將命而擅攻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王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歎服

李黼守九江，雖孤立，辭氣奮厲。時黃梅縣王簿也，先帖木兒額出擊賊，黼大喜，向天墜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先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率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賊皆散走。」

余闕僉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

絕，兵食俱乏，寇至屢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民得安集。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埤，隍外環以木，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國朝愈通海為樞密院判，以舟師畧太湖，馬跡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其身。」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從者被已甲。

立戰艦上督戰珍不得利乃去

傳友德吳元年為指揮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
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友德率兵二千餘汎舟至吕梁
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
戰友德奮潮刺韓乙隊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
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捨以待有
頃李二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
二眾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
人馬五百餘匹

徐達為大將軍統兵取偽主張士誠破降諸城柵進營
于姑蘇對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闡諸門又築長圍困

乏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
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
礮風著人皆死時姑蘇城堅難碎破無錫莫天祐與士
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為偵邏卒獲茂
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
得其彼此所遺蠟光書通報故陰得士誠天祐虛實知
城中困乏乃親督兵克對門常遇春亦破閶門城破執
送京師復進取中原所至望風降附師至元都駐齊化
門元主與其後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勸兵入城籍軍
民府庫及板圖重器封官殿門禁戢士卒無敢侵暴人
民安業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

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徑居庸關以攻
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
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
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
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
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橫廓帖木
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
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
亂王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橫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
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橫廓帖

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
橫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鞵未及竟跳下足踰
帳後出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去迨且豁鼻馬遣其子來
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投降得
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橫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
追之遂走甘肅

馬雲爲遼東都指揮使洪武八年納合出入寇雲知其
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虜
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
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
王勝等聞虜至督勸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

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
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
之屬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阻
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
外沿柞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移柞河
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疊木為墻以冰淋之
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
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
旗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遠前衛指揮周鶚及吳
立等各嚴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
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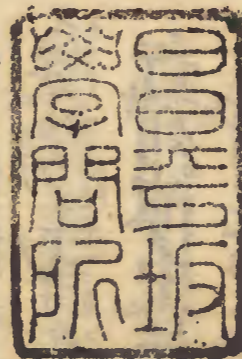
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
陷入穿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果
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遂至猪
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沐英洪武十四年為右副將軍征雲南十二月師至曲
靖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
章達理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征南
將軍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
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立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
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

遠來刑勢既露固利速戰然承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
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
千人從下流潛度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
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
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
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搏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
禽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封英西平侯洪武二
十一年三月受詔討百夷思倫發時思倫發悉舉其衆
彌三十萬英謂衆曰百夷乃敢如是乃選驍騎三萬晝
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
之百夷以萬人驅象逆戰英督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

右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乘
勝鼓譟而進賊衆遂却英復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為三
行列陣中俟象近則前行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
退則三行繼之明白英復令衆曰今深入賊境與之相
持戰則生敗則死吾輩受主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
日吾與若等約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
悉衆結陣以待象皆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
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
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肢粟而奔騎士乘勝
直搗其巢穴破之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追
擊之殺傷甚衆賊兵大敗俘萬餘人思倫發遁去英還

師雲南_カ北_カ道_カ城_カ邑_カ百_カ姓_カ爭_カ持_カ半_カ酒_カ迎_カ勞_カ之_カ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